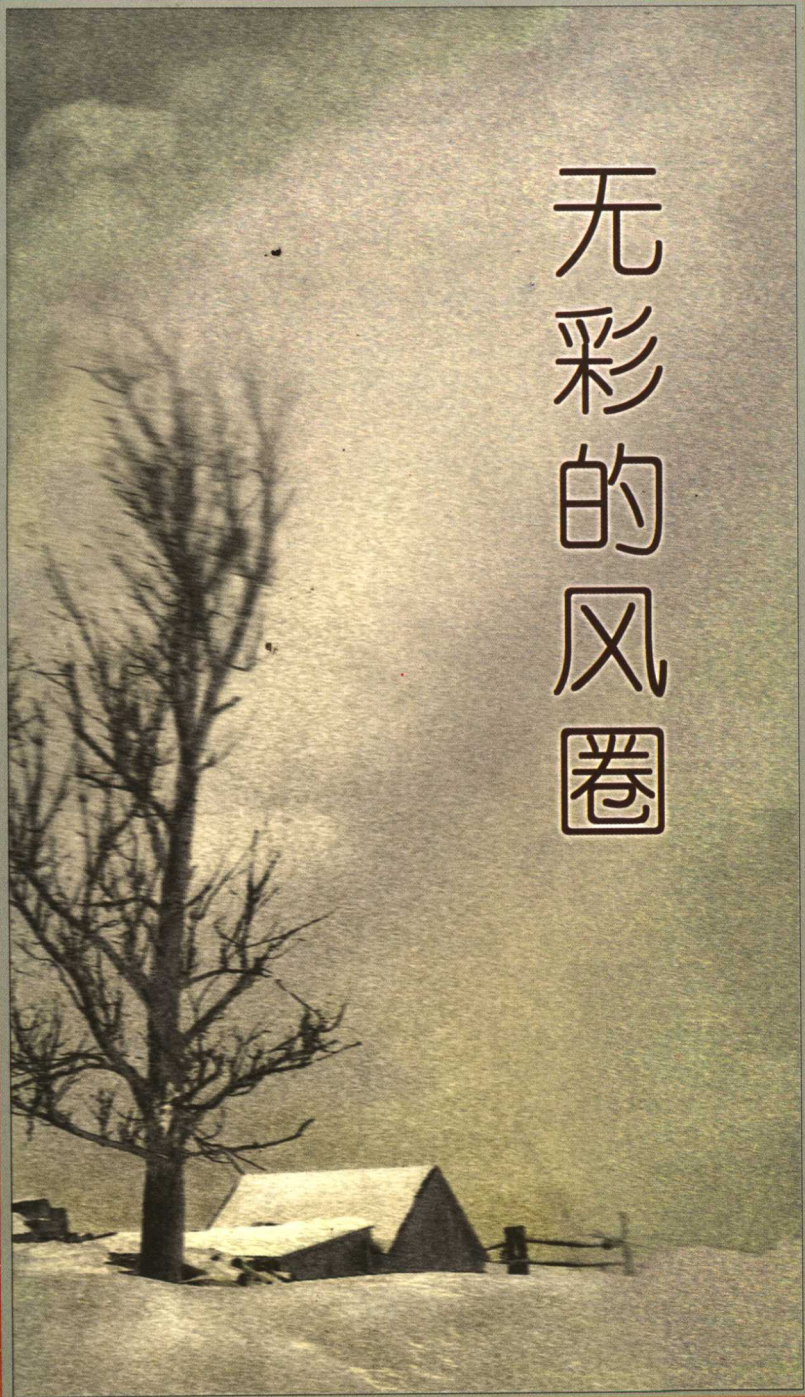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包士蓉 著

WU CAI DE FENG QUAN

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无彩的风卷



无彩的风圈

包士蓉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彩的风圈/包士蓉著. - 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5.1

ISBN 7-204-07750-4

I. 无… II. 包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3058 号

无彩的风圈

作 者 包士蓉

责任编辑 莎日娜

封面设计 毅 鸣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)

印 刷 呼和浩特市百银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字 数 300 千

印 张 14.25

印 数 1-1000 册

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204-07750-4/I·1641

定 价 19.80 元

内容提要

小说《无彩的风圈》，描写了伪“满洲国”统治时期，内蒙古科尔沁腹地一个蒙汉杂居屯里发生的故事。

主人公月英童年失去母亲；婚后生存艰辛；丈夫不幸去世后，她同两个儿子相依为命，蒙受了种种屈辱和苦难……她曾自寻短见，是两个儿子点燃了生命的火花，唤起了她同黑暗抗争的勇气。最终，她盼来了天明。然而，当她看到曙光降临时，她年轻的生命却因疾病、伤痛和情感上的痛苦折磨而走到了尽头。

自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整个科尔沁草原上空都被乌云所笼罩……

1934 腊月十八日，天空昏黄暗淡。阳光通过带有冰晶的云层，经折射而形成了围绕太阳的光环——日晕。人说日晕是天空将要发生变化的征兆，它被人们称为“风圈”。

就在这天，居住在小吐尔基山南麓茫罕屯里的杜得福老人，迎来了二闺女月英出聘的喜日子。月英要嫁到科尔沁腹地，达尔罕草原上的蒙汉杂居区——诺罕屯，嫁给赵来喜家的三儿子赵崇仁——人都称呼“赵铁匠”。

杜得福老人在茫罕屯里是位受人们尊重的老人。他在年轻时，由父母包办，娶了个蒙古族姑娘为妻。幸运的是，他们在婚后的共同生活中，心相印，命相连，使穷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日后，夫妻俩生了两儿四女。

得福老人是个豁达开朗的人。在长期的生活中，他跟妻子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蒙古语；而他妻子那布其也是个聪

慧的女人，她也跟着丈夫学会了说东北汉语，而且说得还很地道。

在他们两口子的影响下，生下的儿女们，个个都学会了说蒙汉两种语言。这使得他们的家庭关系更加和睦，家庭气氛也更加和谐。在当时，得福老人的家庭组合，在茫罕屯里，成了典型的“团结族”家庭。

人的一生总是伴有欢乐和痛苦。七年前，得福老人遇到了不幸！妻子在那年的寒冬腊月里，因难产发生意外，连同腹中未出世的孩子一同悲惨地死去。这件事情的发生，犹如晴天霹雳，给得福老人的家庭带来了沉痛的打击！在后来的日子里，老人的生活便步入了艰难的岁月中。他既要当爹，又要当娘，承担起了抚养儿女的重任。

昨天夜里，老人一宿都未安眠。他想起二女儿已长大成人，就要离开自己，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——翻来覆去睡不着觉。

得福老人的二女儿月英，是个性格爽朗，意志坚忍的姑娘。她中等身材，瓜子儿脸，尖下颏，额下是凸起的鼻梁骨，一双有神的丹凤眼，人长得俊俏。

屯子里的老人们都知道，月英是得福老人的贴心孝女！老人在失去老伴的当时，月英才只有十二岁，可她却非常懂事——深知父亲内心的苦楚！为能分担父亲的忧伤，减轻他的劳累，她总是跑前忙后，想法儿多干家务活儿。月英对父亲无微不至的体贴，深深地抚慰了得福老人那伤痛的心……

在茫罕屯里，月英的心灵手巧也是出了名的。自从她

母亲病逝，在外面承担农活儿，侍弄庄稼地，都是她父亲和哥哥的事；而家里缝缝补补之类的针线活儿，几乎全由月英来做。

屯子里的大娘大婶们，亲眼看着月英的出落和出息，都打心眼里喜欢她！都说得福老人家六个儿女中，属她最懂事——懂得疼爱老人，懂得如何过日子。

现在，月英正被家里两个妹妹、屯子里的知心姐们儿、还有她称呼姑姑婶婶的那些女人团团围住，给她梳妆打扮穿嫁衣呐。而此刻，她一想起自己就要嫁到他乡去时，心里就感到难舍——她不忍心离开年迈的父亲！

这时，得福老人走进了屋子。他深情地瞅了一眼女儿，发现她正用手擦着红肿的泪眼。老人看在眼里，鼻子不由得发酸，两眼模糊了……

“月英啊！”给她梳头的一位大婶在劝她，“快别哭喽！你哭个不停，你爹他更伤心！听大婶说，这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咱们这做女人的，迟早都有这么一天！这道理你会明白的。”

“月英啊！”邻居刘婶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，从外面走进来，亲切地对她说：“你梳理好了，赶紧趁热吃碗面吧！一阵儿你上路身上就不冷啦！要不，娶亲的人一到，你就啥都顾不上喽！”

“大婶，我一点儿都不想吃！”她谢绝说。

“孩子啊！你说啥也得吃一碗。从咱们这儿到诺罕屯，咋说也有六七十里地吧？这大冷天里，你不吃饭那咋行？听大婶的话，快吃一碗！”她硬是把面碗放在了月英手里，站

在一旁看着她吃。

忽然，从外面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个孩子。他用手擦了把流出来的大鼻涕，着急地说：“迎亲的人来啦！我看见新女婿骑着毛驴，跟他一块儿来的还有俩人！”

顿时，屋子里便笼罩了紧张的气氛……人们一边忙着接待来迎亲的客人，一边在忙着归拢月英的嫁妆——包好了的两个大红包袱——里面全装的是她自己亲手缝制的衣服和鞋。

得福老人早就安顿好了——等迎亲的人一到，就叫大儿子根锁代表家里亲人，赶上毛驴车，把他妹妹送到婆家去。他想得周到，认为寒冬腊月里，路途又遥远，不打算叫月英她俩妹妹还有其他亲友们去陪送。老人对待传统习俗的讲究上，并非是那么执意而刻板！可当时，老人的这个主张，曾遭到了亲友们的反对……最后，人们还是没有撵过他！

“爹！”临出门时，月英流着泪走过来安慰父亲，“我会回来看你的，你老别为我操心！”说完，她怕看见父亲那难舍难分的模样，就匆忙走出了屋子。

老人啥话也没说，他用棉袄的袖口擦着泪水，恋恋不舍地望着女儿，直到她走出家门上了车……

“姐！你等等！”二妹妹月荣朝她呼喊。她怀里抱床被子跑来说：“爹非叫我把被子给你围在身上，他说今儿个天气不好！怕是要刮风……”说完，她就给月英把被子围上了。

月英泪流满面，她掀开头上的盖头，久久地望着妹妹，

朝她点头示意。

迎亲的人们都上路了。崇仁骑着一头灰毛驴，始终尾随在新娘子的车旁；跟着来迎亲的两位年轻人，都是崇仁的拜把兄弟——拴柱和满仓。他们俩都徒步跟在毛驴车的两旁，暂且不好意思马上坐到新娘子的车上。

“得儿驾！”一出茫罕屯，根锁就甩起鞭子，吆喝着牲口，让毛驴车在高低不平的冻土路上颠簸起来。

冬季，旷野里的青草已经全都枯萎，因而景色一片黯然。若是遇上瑞雪之年，这里会使人感受到自己是置身于一片茫茫银海里。那时的原野会让你有另一番感觉——草甸、沙坨、土坡、沼泽，统统不在你的视野中；广袤的地面上，全都覆盖着皑皑白雪，在阳光照射下，反射出耀眼的亮光！

月英上路后，心情很不平静。她情不自禁地掀开盖头，朝她常来挖野菜的小吐尔基山方向瞭望——就是这方水土，养育了她十八岁的青春年华！她回想起童年常来这里玩耍，而今要离它远去时，心里却也难舍！

她常听父辈们说，位于科尔沁沙地南部的小吐尔基山，海拔只有二百米。可每当清晨，是它最先迎来东方曙光；每天黄昏，是它最后送走夕阳落山。这座山无秀丽的景色，无挺拔的山峰，然而，它却是一座质地坚硬的石头山。它不怕风沙日夜吞噬，它不怕气候常年干旱，它如同坚实的磨盘镇守在这沙地间——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一座永恒的守护神！

日头早已过晌午了，可野外的气温仍然很低。一上午的昏暗阳光，使路两侧的残雪表层几乎一点儿都没融化。

月英用棉被裹着身子，两只脚已冻僵了。她试着让脚

慢慢地活动，担心下车后腿脚麻木，走路会一瘸一拐的狼狈样子。

忽然，月英有了个大胆的想法，她鼓起勇气，想趁这功夫，凭借着毛驴车的颠簸，好好看一眼新郎官的模样。过去她只是听人说说而已！于是，她利用盖头错开的缝隙，迅速扭过头去朝他瞅了一眼。可因心情太紧张，她没看清他的整个相貌，只看见他骑在毛驴上垂下来的两条长腿。

月英不由得想起小妹妹月梅曾跟她半正经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二姐，你嫁出去可不能把爹和我们都给忘喽！听爹说，可给你找了个好女婿！爹说，他们家有四个儿子，媒人是想把你说给他家大儿子。可咱爹没有相中他家老大……他就看中了他们家老三——赵铁匠！”说完，她呵呵地笑着跑了。

当时，月英听了小妹妹的戏言，红着脸，不好意思地撵着追打她。可实际上她心里却是得意的。她知道，婚姻是自己一辈子的终身大事，要碰上个好女婿，那就是自己的运气！月英想着想着，脸上露出了甜蜜的微笑。可她的思绪很快就被打乱了。他们家老大、老二和老四这几个兄弟，都是啥样呢？她在心里开始琢磨……

“月英，你坐好！前面就是贝子府。这段路有沼泽地，可不好走喽！”根锁安顿妹妹。

这时，月英掀起盖头朝贝子府方向瞭望。她想起前些天，父亲曾托人给嫁到贝子府的大姐捎去话了……可一直到腊月十八这天，月英也没见到大姐月香的踪影。她觉得自己同大姐之间的姐妹情义竟如此之淡薄！这实在令她伤感。

毛驴车在冻土路上颠簸着，月英还在回忆着大姐未出嫁之前的往事。

记得有一回，她同大姐打赌爬小吐尔基山，看谁能最先爬到山顶上。结果是大姐落在了后头，她却遥遥领先。为这事，大姐几天不高兴，也不跟她说话。月英看出了大姐的虚荣心——竟让她变得特别嫉妒别人！

月英又想起大姐留给她印象最深的一件事。一次，他们姐妹四人，在小吐尔基山正东面的一片高粱地里挖苣荬菜。

突然，大姐大声惊叫：

“你们快来看哪！把我吓死喽！”她扔下手里的菜筐拔腿就跑。

大姐究竟看到啥了呢？几个妹妹都惊慌地朝她跑去。

“大姐！”月英着急地问，“刚才，你到底看见啥啦？看把你给吓成这样！”

大姐不说话，精神显得异常……

“大姐！你别害怕！有我们在呢，你怕啥呀？”月荣过来安慰她。

大姐抬起头长出了口气。

月英追问：“姐，你咋不说话呀？”

大姐望着月英和两个妹妹，抱着胸脯子，用手指着菜筐告诉：“那不，就在那儿……”

月英很奇怪，她走过去从地上捡起月香丢下的菜筐，想看个究竟。就在这时，从筐底下爬出来一条小草蛇。

大姐不敢正眼看，抱住脑袋吓得魂不附体……

“大姐！这是草蛇，你们谁也别害怕，它不咬人！”月英说着，坦然地用手掐住蛇头：“妈活着那会儿就跟我说，把蛇从头到尾用手捋上几遍，往后缝针线活儿，手就出汗了。我都捋过好多回啦！”她说。

听了月英的话，妹妹月荣和月梅有点动心了……

大姐月香却站在原地不动，她打心眼里烦月英刚才说的话。

月英微笑着又说：“往后，你们都得要学会缝针线活儿，都得要找婆家！”她招呼他们，“来，你们几个都过来，别害怕！用手捋一捋这条蛇。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嘛，这草蛇不咬人！”

在月英的鼓励下，月荣和月梅壮起胆做了尝试，月香却说啥也不敢捋。于是，月英便把草蛇放回了草丛。打这以后，月香就声称自己怕蛇咬，再也不跟三个妹妹一块儿出来挖野菜了。

其实，月英最了解大姐平时的言行。虽说月香是姐妹中的老大，可在家里，她是个好逸恶劳的人——干啥活儿都爱耍心眼……

月英想起这些，心里就感到很沉闷。

根锁用力甩着鞭子，“得儿驾！”他望着崇仁问：“诺罕屯快到了吧？”

崇仁用手指着：“就是东面那个屯子。”

根锁自言自语：“我看这诺罕屯，离东林镇也不太远。”

“我们常去那儿赶集呢。”崇仁说。

诺罕屯离东林镇只有六十四华里，它位于西辽河北岸

的新开河西岸，坐落在一个河谷冲积平原与风堆积平原的相间处。

在诺罕屯的西面和正南方向，有波状起伏，附生着草木等植被的固定沙坨地；东南面是适合种植大田作物的坨甸地；北面有个较为开阔的，适合用来放牧的大草甸子。

由于这里受季风气候的制约和影响，春季风大风多，是它的一大气候特征。每年七八级大风平均刮近二十天左右。而刮风最少的冬季，年平均刮风天数也有二十多天。

月英走了近七十里地的路程，确实感到路途很遥远。现在，她的双脚冻得都有些麻木不听使唤了。可她一想起自己即将成为诺罕屯赵铁匠家的人时，精神就开始紧张上了……

提起赵铁匠家，屯里的人都知道。据说，他家长辈人赵来喜老汉的祖父，早年是位很有身份的人……可到了他的父辈上，家境便衰落了。

赵来喜老汉本人，曾在东林镇上开过一个小手工业作坊。1910年东部肺鼠疫大流行时，他投亲来到诺罕屯落脚，以后就在这里成了家。

来喜老汉老两口共生了四个儿子，人称“四条忙牛”！他们为了养儿防老，生儿传宗，付出了自己大半辈子的心血！可是，老两口头发都熬白了，眼睛也熬花了，生活却不尽如人意！——眼瞅着儿子们都快三十岁的人了，竟没有一个成亲的。为这事，老两口就像得了块心病！愁得不得了。然而旁人又不知他们的苦衷……

每当来喜老汉一走出家门，就常听到同辈的人们对他

羡慕地说：“来喜哥，你儿子多可是前世修下的福啊！”

老人听了这话，总是先苦笑一声，心里就像是有说不出的难言之隐……

“这世道！儿子多不能当粮吃，也不能当衣穿哪！”他常用这句话回敬对方。

来喜老汉的大儿子叫赵崇忠，是个种菜的菜园头；二儿子叫赵崇孝，是个当银匠的手艺人，长年在外走街串巷，过着游荡生活，接济不了家；小儿子赵崇义是个浪子；惟独三儿子赵崇仁，在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任。正因为如此，屯子里的人们便常夸奖说：“赵崇仁是赵来喜家的顶梁柱！”

四年前，赵崇仁在离他家不远处开了个简陋的打铁作坊，操起了父亲的旧业。从此，本屯和邻近屯子里的大人和孩子们，便都习惯地称呼他赵铁匠。

赵崇仁每当到了农闲，地里活儿不多时，就为本屯和邻近的屯子里揽生意——修理那些损坏的农具和家庭用具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揽铜锅、铜碗、铜缸之类的杂活儿。这样，每年下来，靠小作坊的收入，他也能给家里添补许多。从而，使他家日子过得比先前好多了。

就是从这个时候起，来喜老汉心里便有了个主意——说啥也得给大儿崇忠先成个亲！以了却做父母的心愿！于是，老太太就托人给大儿子说媒……可事与愿违——这件事既让他们操心，又叫他们生气！后来，他们索性改变了主意，着手要给三儿子先成亲……

今天，来喜老汉一大早就起来了。他吃完早饭送走了去迎亲的三儿子，就顺手拿起烟袋锅儿，想抽袋烟来等时

间。他一直等到后半晌了，心里头很着急，便走出院门翘首向远处瞭望。

突然，有个孩子从远处跑来，大声喊着：“爷爷！新媳妇接来啦！”

没一阵功夫，月英就从车上下来了，她被众人簇拥着走进了赵家院。

来喜老汉见新媳妇被接回来了，顿时松了口气。他立即招呼人安顿，待新媳妇稍加歇息后，就准备拜天地。

按照来喜老汉的吩咐，众人开始忙活上了……

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！崇仁同月英的婚事办得欢欢喜喜，热热闹闹！把个来喜老汉和老伴俩乐得嘴都合不上了——他们总算了结了一桩心事！

到了晚上，来喜老汉和老伴两人虽说都很劳累，可躺在炕上半天也睡不着。为了给三儿子办喜事，他们把多年辛劳的一点积攒全都拿出来了……白天，来喜老汉在酒席桌上还高兴地喝了两盅！然而，年岁一大他也吃不消了——现在，他已经带有几分醉意……

“他爹！”老太太推着老伴的肩膀头说，“快睡吧！明儿个还得早起呐。”

“我睡不着，我得装袋烟抽。”他欠起身子，顺手拿起了烟袋锅儿。

老太太还以为老伴心里有不如意的事，便劝说：“我看这媳妇错不了，还会说汉话呢！你没听说蒙古人可憨厚啦！再说咱媳妇那模样——瓜子儿脸，尖下颏……长得有多俊俏！我看跟咱老三般配——俩人就像早有这缘分！”老太太

很满意。她又说：“他爹，我看咱儿子他会中意的！你说咱们这做父母的，心里还有啥不痛快？”

来喜老汉挪开嘴边的烟袋嘴，笑了笑说：“你这当婆婆的要是中意，那我这做公公的更是没说的了。”他把烟袋嘴又放回嘴边，叭叭地吸了两口，随即转过头来对老太太关心地说：“我说你也快睡吧！你这当妈的说起来也难哪！为了操办咱老三的喜事，这些日子，可也把你操劳得够累啦！”

“咳，”老太太接过老伴的话，“儿子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！这当爹做妈的还不是都一样？我看你这当爹的，也不比做妈的差呀！要说劳累，我知道你最累！”她体贴入微地说：“自打给咱老三定好娶亲的日子，我见你天天赶大早就起来，不是张罗这个，就是忙活那个。反正我没见你闲过！”

来喜老汉大口地吸了口烟，然后，他对老太太坦诚地说：“我说呀，你们这做女人的，还是要比我们男人操心得多！”他沉思着，“就拿咱家老大来说吧，你对他操了多少心？求张三托李四，给他张罗着说媒！可到头来，你的心也都凉了吧？”他问。“我说咱们老大，他真是不争气呀！按照常理，咱们这点积攒，就是打算要给他成亲的！”

老太太接应着说：“那可不是咋的，他要是早成亲喽，那咱们也早就抱上孙子啦！”

来喜老汉一提起这些事，心里不免要伤感！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又提高嗓门大声说：“我真弄不明白！咱老大他不缺胳膊不短腿，也不知他是少了哪根弦？屯子里谁家的姑娘都相不中他！就这，他自个儿还不知道？整来整去，他还埋怨爹妈不替他操心！你说这叫啥理呀？”来喜老汉说

得一肚子气，索性坐起来了。他伸手往地上磕了磕烟袋灰，想重新再装袋烟抽。

“他爹，今儿个是咱老三成亲，是喜庆的日子！我劝你就别提这些，叫自个儿生气啦！”老太太劝老伴。

“不提？”他噘着争辩，“不提还不得把我给憋死！”他伤心地说：“今儿个白天，是给咱老三办喜事的日子。可是，你那两个宝贝儿子！谁也没照面，也不知他们俩钻进谁家耗子洞里喽！到现在还没回家来。”他摇头叹气，“你说这样的亲哥们儿兄弟，还不如那些拜把弟兄们跑前忙后……这多叫街坊邻居们笑话呀！”

老太太为难了，真不知该如何叫老伴安静下来——她就怕他大声叫嚷，让入洞房的新媳妇听见了不好。

“我说你呀！”她无奈地，“我出去给你倒碗水喝行不？”她问。

“我不喝！”他拒绝了。过了一阵，他又接起话说：“你说咱老儿子，看看他有啥能耐？都二十多岁的人喽！可啥活儿他都不会干，啥活儿他又不想学！成天起来不着家，遛遛地东家走西家串。我看他没个人样！从打给他三哥定亲，他也倒来神了。这些日子，他竟有胆量来作我！这兔崽子！你也想娶媳妇？也不掂量掂量自个儿！这是啥年头啊？家里娶媳妇还能轮到你？”

“他爹！”老太太几乎是在哀求，“你还是听我一句劝告吧，别自个儿找气生啦！”

“你说我找气生？”老汉更冲动了，“这兵荒马乱的年头，要说过日子有多么不容易？他不去学干活儿养活自个儿，